



I Drink Therefore I am

a philosopher's
guide to wine

ROGER SCRUTON

饮酒
我在
想些什么

[英] 罗杰·斯克拉丁 / 著
王宏 / 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哲理酒文化研究



当我
饮酒时，
我在
想些什么

I Drink Therefore I am

a philosopher's guide to wine

〔英〕罗杰·斯克拉丁（Roger Scruton）/著
王宏 / 译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我饮酒时，我在想些什么 / (英) 罗杰·斯克拉顿著；
王宏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095 - 6902 - 3

I. ①当…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哲学 - 通俗读物
②葡萄酒 - 酒文化 - 通俗读物 IV. ①B - 49 ②TS262. 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3148 号

Copyright © Roger Scruton 200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 - 2016 - 9000

责任编辑：张怡然

责任印制：刘春年

责任校对：黄亚青

版式设计：丁丁图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l.cn>

E-mail: cfepl@cfepl.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010 - 64033436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188 000 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902 - 3 / B · 003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电话：88190492 88190446

来吧，天堂建于空气支柱之上。

来吧，给我带来葡萄酒，我们的日子如风一般。

——哈菲斯

PREFACE

前 言

本书并非葡萄酒饮酒指南，而是思考葡萄酒的指南。本书是致力于制造快乐之人向愉悦致敬的成果，亦是逃离邪恶之人对美德的守护，适合有神论者、无神论者、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每一位向往愉悦的思想者。对于健康狂热者、疯狂的偏执者，以及更喜欢发怒而非去理解他人观点的其他任何人，我要说的话很刺耳。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曾被认为是柏拉图所提出的观点，即“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中，没有比葡萄酒更棒或更有价值的了”。我很有信心，事实将证明，所有反对这句话的人，他们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

本书初稿经过克里斯·莫里西、鲍勃·格兰特、巴里·史密斯和菲奥娜·埃利斯的审读，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我先前还与埃瓦·阿塔纳索和托马斯·巴切雷尔一起品过酒，他们也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我已尽我所能去回忆这些建议。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索菲，对于我花费 12 年的时间为创作这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她给予了极大的宽容。这项研究有一部分是代表

《新政治家》开展的，该周刊的编辑在容忍一个专注于传统、家庭、等级制度、打猎和上帝的专栏方面表现出了模范性的耐心。该周刊是伦敦备受推崇的左翼期刊，而那个专栏对于那些常人无法忍受的话题如何被理解，提供了些许线索。该专栏于我而言是巨大的快乐源泉，而我在专栏写作时所观察到的内容也可以随意为我所用。

我也利用了其他的出版物资料，特别是我为巴里·史密斯关于这一话题的文集《关于味道的问题：葡萄酒哲学》所撰写的名为“葡萄酒哲学”的章节。这一章节是本书第6章的前身。我还用到了出于其他目的所写的两篇回忆录：一篇是为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近期一份纪念册所写的对我的导师劳伦斯·皮肯的回忆录；另一篇是对大卫·沃特金的回忆，为一本纪念他退休的文集所写。第5章的部分内容用到了先前刊登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在线杂志《科技评论》上的资料。

2008年圣诞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斯佩里维尔、
（英国）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

CONTENTS

目 录

引言 001

第一部分 我饮酒

PART ONE I DRINK

我的沦陷	009
环法之行	036
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	092

第二部分 故我在

PART TWO THEREFORE I AM

意识和存在	129
葡萄酒的意义	159
抱怨的意义	187
存在和大吃大喝	217

附录 配什么来喝什么	231
主题索引	267
人名索引	275
葡萄酒索引	285

引言

纵观有记载的历史，人类通过饮用酒精饮料而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尽管不同社会在哪些酒精饮料可以被容忍，而哪些需要被禁止，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观点：酒后行为绝不可威胁到社会秩序。美洲印第安人的和平烟斗正如中东的水烟袋一样，诠释了一种理想的社会醉态，集体吞云吐雾所带来的是彬彬有礼的举止、并不复杂的情感和宁静的思考。有些人也用类似的观念来对待大麻，尽管有关其对神经的影响的研究让人们对其社会意义有了另一番更为不安的了解。

然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并非大麻，而是酒。酒对于身体的协调性、举止、情感和理解力都有即时性的影响。来自另一颗星球的访客，如果观察到在伏特加影响之下的俄罗斯人，或是受梅子白兰地控制的捷克人，或是喝私酿酒喝得烂醉的美国乡下人，就一定会赞成禁酒。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禁酒并不奏效。原因在于，如果社会有时受到酒精饮料的威胁，那它同样会受到缺乏酒精饮料的威胁。没有了酒精饮料的帮助，我们相互看到的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而没有人类社会能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之上。世界被破坏性的幻觉

团团包围，近代史提醒我们要对它们小心提防，非常小心，我们甚至忘记了幻觉有时也是有益的。如果没有了对人类可以压倒灾难、发誓坚守永恒之爱的信念，我们又会身在何处呢？但是这样的信念只有在想象中更新之后才会持续。如果我们没有逃离现实的方法，这种情况又如何能够发生呢？因此，对酒精饮料的需求深深地根植在我们心中，所有想要禁止我们需求的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我想说的是，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饮酒，而是饮何种酒。尽管所有的酒精饮料都会掩饰事物，但有些（特别是葡萄酒）还有助于我们直面事物，其手段是促使我们重新想象并将事物理想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古代人对于饮酒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将饮酒置于宗教仪式之中，将酒看作神的化身，将制造混乱的行为视为神的作为，而非敬拜者的。这是很好的一步，因为改造神要比改造人容易得多。渐渐地，在仪式、祈祷和神学的磨炼之下，葡萄酒从原本的狂欢工具被驯服为向奥林匹亚之神庄严祭奠之酒，之后又成为基督教圣餐的用酒。在与宗教的短暂相遇中，葡萄酒的目标是调和。

宗教的解决方案在古代并非是唯一的，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世俗的会饮。希腊人没有将饮酒排除于社会之外，而是围绕饮酒建立了新型社会。当然不是饮用伏特加或者威士忌这种烈性酒，而是饮用强度恰好可逐渐放松肢体并释放力的酒，即令你朝着世界微笑而世界也朝着你微笑的酒。希腊人也是人，会像在塞西^[1]的宫殿中

[1] 译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女妖。

奥德赛的随从一样过度放纵。他们也有自己的禁酒时期，这在欧里庇得斯^[1]的作品《酒神的女伴》中有所记录，其中讲述了彭修斯的悲惨故事，他因为撵走酒神而被罚将身体撕裂为碎片。在会饮中，他们发现了可以呈现出葡萄酒最好的一面以及喝葡萄酒之人最好的一面的习俗，通过该习俗，即便是羞怯之人也能做到自我肯定。本书的主题正是自我肯定，或者说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口中的“自决”。

会饮邀请酒神狄俄尼索斯去参加庆典。佩戴花环的客人两人一组倚靠在长椅上，撑着自己的左手臂，食物就摆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端庄合宜的奴隶用一个公用的混合钵为他们的杯子斟满酒，混合钵里的葡萄酒会用水进行稀释，以便尽可能地延迟醉酒时刻的到来。人们的举止、姿势和言语都像在日本茶道中一样受到严格的控制。参会的客人会允许其他人有时间来说话、朗诵或唱歌，这样对话就可以一直保持常态。柏拉图记录和渲染过一次这类的活动，所有文学爱好者对这一场景都很熟悉，即苏格拉底和阿尔西比亚德斯^[2]相遇的场景。柏拉图创作《会饮篇》的目的是为了向爱神致敬，实际上是在向狄俄尼索斯（或者是像罗马人一样称呼他为巴克斯）致敬文章中还诠释了葡萄酒的能力，在被合理利用时，它可以使爱与欲望处于一种可以商讨的状态。

希腊酒会具有排他性和极高的特权性——只有男性可以参加，

[1] 译注：希腊的悲剧诗人。

[2] 译注：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政治家、演说家。

而且得是特定阶层的男性才行。葡萄酒是人类社会的附加物，它被用于给交谈壮胆，只要交谈保持文明和常态。城市街道上的醉酒景象令我们惊骇，许多人倾向于将骚乱归咎于酒，因为酒是产生骚乱的部分原因。但是公共场合的醉酒，也就是导致禁酒的那种醉酒，是由于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喝了错误的东西。18世纪的伦敦导致人们醉酒的是松子酒，而不是葡萄酒。在美国的大环境下，杰弗逊曾说：“葡萄酒是威士忌唯一的解药。”他这么说完全正确。

在社交场合的餐间或餐后饮用葡萄酒，并充分品味其清淡可口的味道和唤起回忆的芳香，这很少会导致醉酒，更不太会导致粗野无礼的行为。我们在英国城市里见证的饮酒问题根源于我们无力向巴克斯支付他应得的报酬。由于文化的贫瘠，年轻人不再具有歌唱、作诗、激辩或表达想法的才能，以便他们在饮酒时可以用来相互娱乐对方。他们喝酒是为了填补自己的文化所带来的道德真空。我们很熟悉空腹饮酒的不利影响，而我们现在却见证了头脑空空地饮酒所带来的更糟糕的影响。

然而，冒犯人的不仅仅是酒后闹事。大多数晚宴也会让人不快。客人以自我为中心地朝着自己身边的人叫嚷；同时展开10组对话，却都毫无结果；礼仪性地重新斟满玻璃杯演变为抢过酒杯狂饮。好的葡萄酒总是需要好的话题相伴，而话题应该与葡萄酒相关并围绕着餐桌进行。正如希腊人所意识到的，这是考虑真正严肃的问题的最佳方式，例如性欲的目标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特里斯坦和弦是否是半减七和弦？或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熟悉每日一两杯酒有益于健康这一医学观点，也熟悉至多一两杯酒就会让我们踏上通往毁灭之路这一相反观点。^[1]这些建议很重要，尽管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重要。无论葡萄酒对身体健康有何影响，它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当脱离会饮文化时就有负面影响，当融入会饮文化时就会有积极的影响。在美国，葡萄酒瓶上得标注出有害健康的警告语。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允许饮酒的年龄限制比性交的合法年龄限制要多 5 岁。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公众，那也好，只要警示语说的是实情，而实际上说的并非实情。同样的教育目的应该说服我们将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也贴在瓶装水上，以提醒饮用瓶装水会带来沉闷的心理状态；提醒我们需要从疑病症中抽出时间，以便为灵魂提供食物和饮品；提醒我们将落到我们身上的以及在我们脚下流动的东西灌装成瓶在世界范围内运输是生态上的疯狂举动。

在爱默生关于波斯诗歌的文章中，他如此称赞了热爱葡萄酒的哈菲斯：

哈菲斯称赞葡萄酒、玫瑰花、少女、男孩、小鸟、清晨以及音乐，以表达他对于美与欢乐的所有形式的狂热喜爱和同感之情。他还对这些事物加以强调，以表明他对于

[1] 对饮酒的医疗好处和风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2008 年于牛津出版的弗里兹·阿尔霍夫的《葡萄酒与哲学：关于思想和饮酒的酒会》一书中，弗雷德里克·阿道夫·葆拉所写的“葡萄酒的健康”一章。

假装的虔诚和卑鄙的谨慎的鄙视。

我的许多论述目的都不是为了鼓励恶习，而是为了表明葡萄酒与美德是相协调的，我反对的是假装的虔诚和卑鄙的谨慎。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享受自己的感官能力；努力去喜欢自己的同伴，如果有可能的话努力去爱自己的同伴；还要努力去接受死亡，死亡本身是必要的，同时对于你会在不同方面对其造成负担的那些人来说也是有福的解脱。在我看来，否定了我们所有自然乐趣的健康狂热者应该被集中在一个地方，被锁在一起。他们可以在那里直挺挺地用自己追求永生的无效秘方而让对方厌烦。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在一连串的会饮中享受我们的人生，在这些会饮中葡萄酒是催化剂，谈话是手段，平静地接受我们的命运是目标，绝对不要呆板得太久而惹人厌烦。

在本书中，我将葡萄酒视为哲学的同伴，而哲学则是葡萄酒的副产品。在我看来，葡萄酒对于生活来说是绝佳的佐餐酒，但它对于思想来说却是更好的饮品。边喝葡萄酒边思考，你不仅仅能学会在思想中饮酒，还能学会在饮酒时思考。通过将引言、论述和结论随着一整口让人满意的酒吞进腹中，你不仅仅了解了一个想法，你还将它融入了你的生命之中。你不仅会去判断其真实性和连贯性，还会去判断其价值。葡萄酒是你赖以生存的物品，想法也是如此。而就生活而言，葡萄酒是对想法的检测，是初级的抽样，可以预示长期的心理效应。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同伴一起饮用葡萄酒，是通往冥想的途径，也预示着平静。

第一部分 我饮酒

PART ONE I DRINK

我的沦陷

我成长于因菲利普·拉金^[1]和金斯利·艾米斯^[2]而名垂千古的战后的英格兰。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葡萄或其神圣的副产品，但是有些被称为果酒的东西在我的家里倒是很常见。秋季来临时，家里总能见到装满糖渍接骨木果汁的加仑罐，这些罐子堆放在棕色的搪瓷炉之前。我们的母亲等待着冒泡声由疯狂变为轻柔，暗红色的液体能够用虹吸管吸出并装瓶的日子的到来。在持续三周的时间里，厨房里满是发酵的味道。小群的果蝇盘旋在罐子的上方，而黄蜂四处聚集，在溢出的果汁上面扇动透明的翅膀，发出微弱的闪光。

接骨木在我们的灌木篱墙里长势疯狂，开出了芳香的花朵，这些花朵在仲夏夜里开得最旺盛，散发出《名歌手》^[3]第二幕中提到的香气。当时汉斯·萨克斯坐在自己的小屋前，冥想伟大的问题，而依据我的经验，葡萄酒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即

[1] 译注：英国诗人。

[2] 译注：英国小说家。

[3] 译注：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